

夜渡關山

CLIVE CUSSLER 著・湯新華譯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八〇六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六十

夜渡關山
NIGHT PROBE!

原 著：CLIVE CUSSLER

譯 者：湯 新 華

發行人：平 鑫 濤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電 話：7003422

出版經理：張 柱 國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政劃撥10426帳戶

電 話：7003422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繼

趙簡心·雲 菁·陳受華·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鍾衍倫·戴國光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瑋玲

編輯顧問：陳麗華

策 劃：施寄青

美術設計：吳璧人·林莉娜·楊莒蓉

校 對：曾美珠·劉秋城·鮑秀珍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71139

著 作 權：台內著字第17514號
執照字號

第一版：中華民國七十年十一月

這一版：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印必究

夜渡關山

CLIVE CUSSLER著・湯新華譯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令人大開眼界，獲益不淺，兩年多來，每星期一本，從不脫期，真了不起，何等魄力！多少心血！譯文的水準極高，至少都是流暢可誦的白話文，句子一點也不西化彳亍，人名也譯得好，看起來一點也不費力和精神去猜度，似乎已找到一個規範。近三月來接連看了數十種，對美國暢銷書有了新的認識，像羅勃·勒德倫的兩冊間諜小說「龍爭虎鬥」和「死亡拼圖」，佈局奇幻、氣氛緊張，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令人嘆為觀止，相形之下，佛萊明的〇〇七成為小兒科，類似的小說如「第二夫人」、「天恨」等也各有所長。其餘如「飄零的花瓣」極有吸引力，「四季」果然別具風格，當然有幾冊我個人並不喜愛，但不翻則無法認識當代美國文壇的全貌。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人物表

理查·艾瑟

——美國威爾遜總統任內之助理國務卿。

哈維·蒂爾茲

——與理查·艾瑟同時期之英國副外交大臣。

克里門·梅希

——火車大盜。被士頓名律師。

山姆·哈定

——「紐魁（紐約到魁北克市）北迴鐵路公司」職員。威克

夏站站長兼站務員。

希倫·米契

——「西聯電報公司」報務員。與哈定同在威克夏站任職。

艾倫·墨希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查爾·沙渥

——加拿大總理。

福司·葛萊

——恐怖份子。

姬妮麗·沙渥

——加拿大總理沙渥之妻。

亨利·維隆

——加拿大內政部長。

海蒂·蜜利根

——美海軍少校聯絡官。

德克·庇特

——美「國家海洋暨海底勘測局」主管。

布銳恩·蕭

——英國退休情報員。

西姆司將軍

——英國情報局局長。

桑戴克將軍

——美「國家海洋暨海底勘測局」局長。

朱爾·奎里葉

——魁北克省省長。

喬迪諾

——美「國家海洋暨海底勘測局」副主管。

哈里森

——白宮幕僚長。

安瑟·麥基／安妮·麥基

——美名雕塑大師。火車迷。與妻隱居於威克夏。

2

一九一四年五月

紐約州北部

當『曼哈頓特快車』順着鐵道風馳電掣穿過紐約州的鄉野時，嚙噬的雷聲與閃電，預兆恐怖的暴風雨即將來襲。由火車煙囪吐出的濃黑煤煙，幾乎遮去天際閃爍的星辰。火車機工員這時由他的工作服口袋掏出一個銀懷錶，挑開錶蓋，藉着燒煤室冒出的火光瞟了一下錶面。令他擔憂的，並非逐漸接近的風暴，而是冷酷無情的光陰，正企圖弄亂他的行車時刻。

由駕駛室右窗往下望，他看到黑漆漆的木焦油浸泡過的枕木，正一條條飛速地從他駕駛的、有着八個大鐵輪的火車頭下閃退。就跟船長總是離不開他的船一樣，他已經在火車駕駛台的節流操控桿後面呆了有三年之久。對這輛他暱稱之爲『狂奔麗娜』，總重二十三萬六千磅的鋼鐵組合，他一向頗感驕傲。這輛寶貝火車是在一九一一年出廠，除去它全身塗了一層黑亮亮的油漆之外，車身中央還刷了一條大紅寬條，它標號『88』的金字，還是出於手工描繪的呢。

盡。

他傾聽鐵輪在輾過鐵軌接縫時所敲出的韻律，感覺到整個火車頭在拖了七節車廂之後，仍餘力未盡。他隨即把節流閥操控桿又上推一格，加速前進。

在殿後的第七節長達七十呎的私人「普爾曼」式的車廂中，理查·艾瑟正坐在利用走道設立的圖書室書桌旁。由於長程旅途勞累之故，他在難以成眠的情況下，只有藉着給他太太寫信來打發時間。

在信中，他描述了這節內部裝潢華麗的車廂，精緻名貴的雕花核桃木內壁、美觀的銅製電燈罩、紅天鵝絨的轉椅和它陶製的扶手。他甚至連鋪在那四間寬敞的臥鋪房間中的廁所地板是用了上好的細瓷磚，牆上還斜掛了整容鏡的事，都一股腦兒地加以描繪了個淋漓盡致。

五名便衣憲警，在他身後不遠的警衛室裏，呼了一屋子煙打着梭哈。他們的步槍也東倒西歪的散靠在家具上。偶爾，其中的某一個人，會轉身低頭對着放在波斯地毯上的痰盂吐上一口痰，極盡享受之能事。艾瑟有趣地看着這五個無聊男子。像這種豪華有如皇宮般的交通工具，至少每天要花掉政府七十五塊大洋，所爲的，也只不過是他隨身攜帶的一張小紙片而已。

他不由得嘆了口氣，把信寫完。封入信封，然後塞進他上衣口袋。睡意仍然沒有降臨，他乾脆楞在椅子上，由拱形玻璃窗望向窗外黯暗的夜景，呆呆地聽着火車在越站不停和穿過鄉間平交道時所鳴出的汽笛聲。最後，他還是一個忍不住站起來伸了個懶腰，順腳走進豪華餐廳，一屁股坐到一張鋪了雪白桌布，上面放滿水晶玻璃杯和銀製餐具的桃花心木餐桌的旁邊。在瞟了一眼懷錶之後，他才曉得已經快要凌晨兩點了。

「想來點兒啥？艾瑟先生？」一名黑人侍者有如魔幻般的飄然出現。

艾瑟抬起頭笑了笑。『我曉得時辰已經不早了，可否給我來點兒吃的？』

「樂於效勞，先生。您想來點啥啊？」

「來點吃了可以讓我閉眼睛的玩意兒。」

侍者齜牙一笑。『小的可否推薦您老先來上一瓶「波馬」白蘭地，外加一碗熱騰騰的蛤蜊煮牛肉湯？』

『正合孤意，謝啦。』

一直等到他在品着酒的時候，他才不禁想起是否哈維·席爾茲也像他一樣，正在輾轉反側，難已成眠。

1

哈維·席爾茲這時確實正爲惡夢所困。

他心底深處根本不接受任何一種解釋。那些在鐵板破裂時發出的銳響，和那些由黑暗世界之外所傳來的淒厲的哀號，似乎根本不是真的。他掙扎着，企圖由惡夢的景象中脫逃，以便能安然無夢地好好睡上一覺，可是等到劇痛啃進他的感官，他才倏然發現他根本不是在做夢。

遠在他床鋪下方，他可以聽到河水似乎正由一條管道湧進，隨之又有一陣狂風直刮進他的胸肺。他想睜開眼，可是眼皮却好像已經被膠牢了。那個當兒，他還沒來得及發現他已經是滿頭鮮血淋漓了。他整個的身體早被破裂的鐵板，有如胎盤一般的夾死。一股辛辣沖人的電線走火味道由他鼻孔中鑽入，再加上陣陣劇痛，使他終於在恍恍惚惚的情況下醒了過來。

他試圖移動手脚，可是根本沒有反應。四周除了海水灌進船身的悶響聲外，只是一片死寂。他又在盲目的情況下試圖掙脫卡住他身體的東西。他長吸了一口氣，用盡他所有的力量拉扯。

突然間一隻手臂終於掙脫桎梏，可是手臂却被金屬割裂，他忍不住這陣撕裂的痛苦喘了起來。在遽然的劇痛之下，使他神智終於恢復清明。他用手擦去膠在他眼睛上的黏液，張眼望這這間被他包下

的加拿大豪華郵輪客艙。

大桃花心木製的梳妝枱不見了，寫字桌和檯燈也不見了。原來應該是右舷隔牆的甲板壁，現在却成了一個大洞，由洞中望出去，只能看到一片漆黑和聖羅倫斯河的黑色河水。就如同他只能看進一片無底的空無一般。然後，他的視線在突然看到一叢柔和而細白反光後，他才曉得他並非一人獨處。

幾乎在伸手可及的距離下，一個女孩除了只有她的頭和半邊蒼白的肩膀正由上層破裂的天花板垂下來以外，她其餘的身體已經被碎裂的雜物掩埋。她倒垂的金髮披散幾達三尺之長。她的頭被扭曲成一個畸形的歪角，嘴邊滲出的血液，淌過臉頰，把金髮幾乎整個染紅了。

等席爾茲初度的震驚稍退，隨之而來的，就是一陣噁心欲嘔的感覺。本來一直到現在，他還沒有死亡的意念，可是在發現了那個女孩子的屍體之後，他才領悟到他自己大概離死也不遠了。然後，在突然之間，他想到一個念頭。

在絕望之下，他雙腿茫然無助地在零亂一片的殘破垃圾中找尋着他那個須臾未曾離身的手提公文箱。它已經被埋在垃圾堆中不見了。他使出全身力氣想脫出牢籠，可是除了弄出一身大汗之外，毫無進展。努力完全白費，因為自他胸部以下毫無一絲感覺。他恐怖地確定他的背部已經給撞碎了。

在他四周，郵輪正在做垂死前的抽搐，迅快地沉入深水走向鬼門關報到。船上大部份身上都僅僅穿了睡衣的乘客，正到處亂竄，企圖爬過傾斜的甲板跳進正在下吊的救生艇，或者是直接跳進冰冷的水裏，順手抓住任何的漂浮物體才不致滅頂。船在幾分鐘之內即將在距岸兩哩之外沉沒。

『瑪莎？』

席爾茲在聽到這聲由破碎隔間外的走廊所傳來的喊叫之後，隨即一震，轉頭仔細傾聽，然後，喊聲又傳進來。

『瑪莎？』

『在這兒——！』席爾茲大喊。『請救救我！』

他並未聽到回答，可是却聽到有人在推開倒塌在他室外走廊中那些雜物的聲音。很快的，在坍下

來的天花板又被掀掉一塊之後，一張有着灰鬍子的臉由破洞中穿出來。

『我的瑪莎，你看到我的瑪莎沒有？』

鑽進來的人由於震驚過度之故，問話中有點語無倫次。他的前額已經刮裂，眼珠子到處亂瞟。

『你的女兒是不是有一頭金髮？』

『對，對，是我女兒。』

席爾茲指了指女孩的屍體。『我恐怕她已經死了。』

一臉鬍子的人一聽之下，又奮力扯開裂縫，然後鑽了進來。他臉上充滿驚悸茫然的表情爬近女孩，把那一臉鮮血的頭抬起，順了順她的頭髮。有好長一段時間他都啞口無言。

『她死前並沒有受什麼苦，』席爾茲柔和地提醒他。

陌生人仍舊啞然沉默。

『我很難過，』席爾茲喃喃道。他已經感覺出船的右舷這時變得更斜了，河水正在迅速地漲上來，時間非常急迫。他必須馬上想辦法刺透這個父親的悲痛，以便說服對方替他找到他的公文箱。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開始想辦法。

『撞船，』對方的回答有點含混。『我正在甲板上。另外一條船突然由霧中穿出來，船頭攔腰撞進了我們的船身。』父親說到這裏，由口袋拿出一條手帕拭着死掉女孩的臉。『瑪莎要我帶她到英國去。她媽媽不願意，是我答應的。喔——老天爺，如果我早知道的話……』他的聲音變得嗚咽不清。

『可是現在你也無能爲力了，』席爾茲說。『你只有節哀順變，先救自己。』

父親轉過頭，用茫然地眼睛望着他。『是我害死了她，』他沙啞地細語着。

席爾茲這才發現前功盡棄，根本無法溝通。他不由得一陣火氣直冒上來。

『你給我仔細聽好！』他吼叫道。『在那堆破爛裏面有一個手提旅行箱，裏面有一個公文必須送到倫敦的外交部！』他拚命嘶喊着。『請務必替我找到！』

河水這時已經湧進艙房只剩幾呎之遠。洪流在數秒鐘之內即將吞沒他們了。漲上來的河水還浮着一

層油污和煤炭渣，而外面的夜色之中，這時也充滿了近千個在瀕臨死亡之前的人所發出的哀號慘叫。

「請拜託聽我一句，快來不及啦！」席爾茲哀求。「你女兒已經死了！」他握着拳頭拚命捶着夾住他的鐵板裂口，也不管他手上的皮在敲擊之下所割出的傷口和劇痛。「快點逃生，否則就來不及啦！把我的手提箱找到帶走！交給船長，他會曉得應該怎麼辦。」

父親的嘴顫抖地張開。「我不能丟下瑪莎一個人不管……她怕黑……」他變得更語無倫次了。

完全是因為悲痛過度的緣故，這個死了女兒的父親已經變得神智不清到毫無感覺。他彎下身子親着他女兒的額頭。然後止不住開始啜泣失聲。

很奇怪的，原來因為挫敗所引起的憤怒，在這時反而離席爾茲遠去。在他只有俯首默認，接受失敗和死亡的來臨，恐懼和震顫似乎不再發生作用。在瞬間的短暫剎那中，他超越了現實，可以明晰地看到過去許許多多的事情。

在鍋爐爆炸之後，就由船身底部傳上來幾聲悶響。船身右舷隨着扭了一下，郵輪的尾部就首先朝向水底滑入。由撞船發生，到她在成千漂浮在冰冷水面掙扎逃生的芸芸衆生的眼前整個沉沒，前後不到十五分鐘。

時間是凌晨兩點十分。

席爾茲並未試圖抵抗，想憋住呼吸以苟延殘喘幾秒鐘。他只是張開嘴，吞進污濁的河水，大口大口地嚥下喉嚨。讓自己活活地被送進水晶宮的墳墓。噙咳和痛苦在剎那間就過去了，他那整個一片清明的心境也隨之冥滅而歸於寂然。

然後，只是一片冥滅，一片全然的空無。

3

整個晚上簡直背到透頂——背到一場糊塗！當山姆·哈定這名負責販賣紐約到魁北克北迴鐵路線的售票員，站在他派駐火車站的月台上，望着夾在鐵軌兩側的兩排白楊樹，直通向遙遠的地平線，消逝在風狂雨驟的風暴下時，這麼詛咒地想着。

他正在領教自一八八〇年以來最熱的一個夏天；熱帶性低氣壓的末梢，正在烘烤着新英格蘭地區的幾個州。一根根成鋸齒狀的閃電正掃過黎明前的夜空，氣溫已在一小時內連降了華氏二十四度之多。哈定在突然刮起的陣風吹進他先前被熱汗濕透了的薄襯衫時，忍不住打了好幾個寒噤。

由他站着的地方望向河面，他可以看到從一串正在逆流而上的平底駁船和它拖着的載貨船上所閃出的燈光。它們在由跨河大橋的橋墩之間穿過時，昏黃的燈光也隨之一個接一個地明滅不停。

哈定的火車站正好位在小市鎮的邊緣，由那兒開始，鐵軌正好一分爲二，成爲一個十字路口。主線直通往北部的阿爾班尼市，而支線却繞向東邊，跨過多威爾——哈德遜河大橋，直通哥倫比亞鎮，然後一路南下通往紐約市。

雖然還不見雨滴，可是他已經可以由空氣中嗅出濕氣。他看看不保險，就走到他那輛停在不遠之處的福特T型汽車旁，伸手解開擋雨皮布遮住車子四周，然後才又走向車站。

西聯電訊公司的夜班報務員，希倫·米契，這時正拱着背如痴如醉地盯着放在他桌上的那面棋盤，藉着無線電發報機，跟他下一站的同事在對着局。在陣陣狂風吹打之下，由窗櫺所發出的響聲，正好與放在米契桌上固定着的電報機所發出的滴答聲不謀而合。哈定由煤油爐上拿起咖啡壺給自己倒上一杯。